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 著

第二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云海争奇记

第二册

还珠楼主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八回	行波踏竹 一神童大雨戏镖师 掣电飞芒 诸剑客荒山歼巨寇	285
第九回	破金钹 凶僧授首 伏白刃 巨盗轻生	346
第一〇回	活火烹茗 深山来旧雨 只鸡斗酒 古庙戏神偷	367
第一一回	舐犊情深 空山强侠女 原鸽念切 暗语托神童	467
第一二回	胜地挥金 黑摩勒初逢异丐 开门揖盗 小铁猴再戏好人	505

第八回 行波踏竹 一神童大雨戏鏢师 掣电飞芒 诸剑客荒山歼巨寇

密云半散，小雨如丝。大雨之后，路上水深尺许。漫山遍野尽是急流奔泉，似千百道银蛇出没闪烁于疏林浅草之间。山头崖畔，平添了无数飞泉，被风一吹，夭矫翔舞，飞起一片水雾，宛如白龙倒挂，蒙以轻纱。山花着雨，多半压倒，树头柔枝嫩干，也都倾斜，甚或整株横倒。残英落蕊，逐水争流，才离本根，依然肥艳。俄顷小雨也住，全山如洗，满目清新。松风吹兴，泉响自天，好鸟噪晴之声，如嘒笙簧，相与汇为天籁，自成音节。佳景当前，顿忘泞湿之苦，與夫们一高兴，更唱起山歌来，众人俱觉有趣。

正称道间，轿子快出山口，折向官道。忽见山口外窜进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穿着像是中等人家读书子弟，两手各持一根六尺多长的竹竿，由口外一跃，便到了路旁山石上面立定，望着一行人过去，面上似有惊讶之色，身法甚快，众人没留神，俱未看出他是怎么纵进来的。周平、玉麟的马走在后面，过时暗中谛视，见他身材比黑衣摩勒略微高大，面白如玉，眼带青光，神清骨秀，已觉不似寻常童子。最怪是大雨才住，满地积水，山口附近并无避雨之处，小孩除了上半身长衣略有湿痕，似是小雨沾润外，脚底青鞋白袜，依旧像从干地走来，

没有拖泥沾水痕迹。方自寻思，那小孩和二人目光才一交视，忽似想起什么急事，秀眉一拧，手中竹竿往下一点，就此离石往众人来路纵去。二人马背回顾，才知那小孩竟用竹竿代步，双脚并不沾地，行时手中竹竿往前一点，立即借劲纵出丈许远近，快要落下，第二手的竹竿又复如法施为，身子悬空平起，只凭两手微动，蜻蜓点水般不住起落，直和飞鸟游鱼相似，迅速已极，晃眼便被庙外树林遮住，不见影子。

二人知道这类功夫，非得内家真传，身子绝不能凌空翔起。看他行径，料与庙中人有关。小孩有此身手，大人可想而知，好生惊赞。卢堃这回独为心细，也看出小孩异样，回头注视，人马一出山口，便赶来询问。三人各有一顶福建出产的油布宽檐笠帽，原为走长路时避雨、遮阳两用之需，因嫌油漆气味，买了路上未戴，行时雨还未住，特从行筐内取出戴上。玉麟、周平见天已放晴，顺手叠好，塞在轿后搁兜网篮以内。只卢堃连日有点浮火，眼现红丝，怕见阳光，没有去掉。三人并马而行，略谈了小孩几句，玉麟便命周平开道先行，卢堃押后，自改居中，傍着良夫的轿子同走，就便前后主持照料。

行约半里多路，雨后官道，除了污泥，便是积水，人马十分难行，不一会，便前后参差，拉开二十多丈远近。玉麟因大雨初歇，路无行人，又贪着和良夫问答，先没什在意。及至山回路转，前大半人马转过山角，已然走了一段，偶一回头，不见卢堃和李锦章的轿子到来，心中奇怪。正要回马探看，忽见黄、李二人手下两名健仆，护着李锦章的轿子，由泥淖里颠顿跑来，满身泥浆淋漓，神态颇现惊慌。玉麟老远便看出不好，卢堃又未尾随在后，情知生变，大吃一惊。尚幸周平在前，没有走远。不等来人赶近，先是一声暗号唤回周平，命他照料一切。自把马辔一抢，踏着雨水，往回迎去。两下还未挨近，二健仆便齐声连喊：“钟师父快赶去吧，卢师父和一个小孩打架呢！我们老板看势不好，才叫我们赶了来的……”底下话未说完，耳听马踏水泥之声，卢

堃已自骑马跑来。玉麟见他连人带马，直和在泥汤里打了一个滚来相似，满是水湿泥污，一顶油笠不知何往，脸上也溅了好些泥点，神情却不十分暴怒。料知不是占了上风，便是事情已了，忙命众人速即启行，自己立马相待。卢堃跑近，先没好气道：“天底下真有这么厉害顽皮的小孩，偏又都是姓卢的一个人遇上，真叫人生气！如非他家大人是个朋友，我也不管人笑我以大压小，说不得只好拿镖打他了。”玉麟听他气得说话都没头没尾，知又吃了小孩的亏，不禁心里暗笑。及至追问详情，才知他是做了自己的替身，如果是自己断后，这类有本领的刁猾小孩，遇上也是一样不好应付。

原来卢堃性急，见前面周平、玉麟等人已然转过山角，剩下李锦章一乘轿子，因轿夫力弱，落在后面老远。方要催快，不料山崖上崩落下一大堆石土，将道阻住。轿子一绕走，误陷泥淖之中，走一步，拔一步，越发走慢。卢堃和两健仆发现得早，虽然未蹈覆辙，但也没法快走。好容易轿夫由湿泥里拔起。二仆见那一段水泥泞滑，地又坑洼不平，恐轿夫失足倾跌，赶近前去，一边一个，夹轿而行，以备扶助。只卢堃一人在轿后押护，轿马相隔约有三四丈远近，卢堃马上功夫极好，骑的又是镖行中受过极好训练的良驹，因见不能超前，一时无聊，想借水泥难行之路练马解闷。两脚一扣马腹，将缰绳套在马鞍之上，双膝盖一拐点马背，那马便照着人的意思，忽左忽右，时而高纵，时而人立，时而侧避，时而蹲矮，仿佛遇敌交斗的情景，只在两丈方圆以内不住盘旋，灵活已极。几个转折过去，前面轿马自然又隔远了些。这类骑术，遇到路僻无人之际，钟、卢、周三入常时训练。黄、李二人所用轿夫，又是起身时镖行代为包雇的长脚，不似尧民等三人随地现雇单程短脚，都知底细，和两健仆一样，看惯无奇，行路又正吃力，各忙着前赶，谁也不去理会。

卢堃练完应敌，又练后退。倏地口里吁了一声，手抓救命鬃往后

一扯，双膝扣紧马腹，身子往后一坐，那马便“叭、叭、叭”踏着极繁密的碎步，倒着身子，飞也似往后退去，一口气倒退了七八丈，地上泥水四散飞溅，马已累得扬头喷沫，直冒热气。卢堃仍自不肯停歇，以为身后地宽路广，除了泥泞坎坷，别无障碍，打算看它在这类难走的地方，到底能退多远。正在心中暗赞马好起劲头上，马忽四蹄齐飞，拼命朝前蹿去，直好似中了什么暗器神气。

卢堃深知此马绝不会出毛病，本往后退，忽出不意，改退为进，势子又极猛骤，多好骑术也禁受不住，前身往前冲，两脚便离了马肚，几乎由马头上跌了出去。亏得马有灵性，久经训练，后股无意中吃人一下重的，疑心来了劲敌，一半负痛前蹿，一半还是为主情急，见主人将要坠落，把头往起一昂。卢堃拿出全身本领，就势身子离鞍，一把抱住马头，先悬了下去。这等“灵猴摘果”、“龙头探珠”的架势，如换一匹常马，人搭上去，马头吃重，必往下一低，人定顺势滑落，正坠马足之下，不甩伤也必被马踏死，最是危险。只会骑马的，从无如此办法。南胜镖局的马，因是从川藏等地出了重价、千中选一的良马，再经过极严细灵巧的教练，这些险招，都是久惯练熟。

卢堃双手刚一抱紧马头，那马越发把头高昂，飞也似往前跑去。卢堃手微一松，便由马颈滑下，再一把抓住救命鬃，手微按劲，便翻到马背上面。百忙中回头一看，适才在山口内所见那个小孩，仍是双竹点地，身子翔空平起，和飞鱼一般，正追了来。这时那马一路惊蹿，晃眼已驰出去十几丈。小孩虽不如马快，相差也只三四丈远近，一起一落之间，用手中竹竿指着卢堃喝道：“你跑不掉！快些回来，免我费事！”卢堃料知马惊是他在身后弄鬼，忿怒已极，立即勒马回身，迎上前去，劈口喝问：“我这马惊是你闹的么？”小孩道：“人家骑马都朝前走，你偏后退，快撞到我的身上了，这才用竹竿点它一下，不想点重了些。这先不说，我只问你们，适才由庙那边走来，你可曾到我

家里去么？”

卢堃听小孩公然说出暗算此马，越发有气，小孩又是满口乡音，听不甚清楚，只当问他庙里去过没有，并未留神小孩的本领，两手握着两根细竹竿，身子平浮，直和钉在地上一一般，不歪不动，随口怒答道：“我去过便怎样？”底下责问的话未及出口，小孩已先怒骂道：“好你这个白日贼！大白天里竟敢偷偷到人屋里去乱翻东西。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脚印，我先还是拿不准是谁，只看你生得贼头贼脑，有点疑心，不想吓得你这一大跳，果然不冤枉。你既敢认账，还有三分人气，乖乖随我去到庙内，把你那些狗脚迹给我舔掉，不然休想活命！”

卢堃虽是怒火头上，因见小孩年纪太小，还不好意思就动手伤他，打算喝问几句，如不服气，再稍敬戒。不料小孩竟不怕人，说出这等无礼话来，不禁气往上撞。明知玉麟庙中避雨曾往后殿一行，自己忙着更衣，并未留意询问，也许后面是小孩的家，玉麟背人走进，翻了人家东西，小孩回去发现，赶来为难。但是适已认账，不便改口，怒骂道：“胆大小狗，无故暗算我马，还未饶你，竟敢出口伤人！我要打你，显得以大压小，不管教你几下，又觉情理难容……”

话未说完，小孩冷笑道：“自己做贼，还要发狂！来来来，我看到底谁服谁管。”随说，右手竹竿独撑地上，起左手一竿照准卢堃打去。卢堃只有暗器随身，兵刃在马腹上挂住，因对方是个小孩，先未想使兵器，左手去取马鞍上挂的马鞭，右手一伸，想把竹竿捞住，连人拉倒水泥里面跌他一跤，不服气，至多打两马鞭就走。谁知小孩身手敏捷，招数精奇，这一下乃是虚招，见卢堃伸手来捞，早缩了回去。卢堃一下捞空，正要抡鞭打下，小孩左手竹竿落地，右手竹竿又到，迎着马鞭略微一绕，往外一抖。卢堃猛觉小孩手劲特大，忙往回一带，鞭梢已然松开，马退了好几步，手勒生疼，马鞭几乎脱手，不由又惊又怒。

眼看小孩竹竿点到，连忙挥鞭对敌，一手拔出马腹上佩刀，打算

削断小孩竹竿。小孩也明白他的心意，昂头伏身，两手竹竿撑地，随着上下起落之势，向卢堃点到，直和一个斗疾了的仙鹤相似。卢堃因对方终是小孩，不便拿刀伤他，小孩身子只管悬空，却比寻常步下还要灵活，休想碰着他一下。卢堃马上应战，满地泥泞坎坷，动作进退之间终欠敏捷。小孩更坏，也试出卢堃艺精力大，几个照面以后，便换了方法，不和他硬敌，只是给他吃些小亏，不再左跳右纵，随马盘旋，冷不防便点上一竹竿，卢堃又是两次几乎没被点中。小孩又就地上漂来的败叶杂草用竹竿挑起，连人带马，乱打一阵。

卢堃刚使刀挡了个空，忽从地上黑乎乎飞起——一团东西，忙再使刀一挡，虽然挡落，未被打中，可是上面都带有水泥污秽，被刀一斫，激溅得满头满脸，周身都是，土腥之气刺鼻，一不小心，还溅些到嘴里，难受已极，不消片刻，通体泥污水湿，满腔怒火，把心一横，双足一夹马腹，照准小孩挥刀冲去。不想人未冲到，反把小孩坏主意勾了出来，手中双竹不再打人，专一打马。刀短马长，防护难周，卢堃愈发乱了手脚。几个照面过去，这马已连吃了两下重的。尚幸马是良马，小孩也把马爱上，只和人为难，没有伤害之意。否则，卢堃胜负虽尚难定，坐下的马却早送终了。

卢堃恨极小孩，又知早晚马必重伤，气得大骂小孩：“不敢和人打，却和马作什对，难道你也和马一样，是个畜生？”小孩也骂道：“不要脸的白日贼！打不过人，却拿畜生晦气。我要不看这匹马比你有出息得多，我早一竹竿把它扎死，叫你日后只骑狗去。全仗这畜生，才没现眼，还敢强嘴！惹得小爷爷性起，连马带你一齐出脱，看你还骂人不！你既爱它，是好的，滚下来，和小爷爷分个高下。赢了小爷没的说，输了把马留给小爷爷骑着玩，再磕一个响头，我就饶你。”卢堃不吃激，又嫌骑在马上不好交手，却忘了满地泥水，地下打，一样不好施展，怒喝一声：“小狗，依你！”跟着双足脱镫，抡开手中刀，使

了一个“风扫落花”的解数，舞起大片刀花，飞身离马，观准水浅之处纵去。才一落地，觉着鞋底又粘又滑，方忖不妙，小孩早一个“仙鹤亮翅”之势，手擎双竹纵将过来，窜前跃后，照准卢堃一路乱打。卢堃既要应敌，又要顾住脚底，本就吃力，小孩又是一身特别解数，手中竹竿始终不和刀碰，上头用竹梢点人要害，底下同时准备退路，一击不中，紧接着凌空跃出老远。

遍地水坑泥洼，深浅不一，稍不小心，一脚踏到，便是尺许来深，拔时还颇费劲。卢堃武功原本不弱，虽未受伤战败，可是起落远不如小孩轻灵便利，在溅了一身泥水，用尽平生之力，也没占到丝毫胜着。小孩专一引逗，卢堃越来火气越旺，章法更乱，暗中咬紧牙关，反正全身已然湿污，也不再管脚底，使开手中刀向前追杀，脚底略微疏忽，吃小孩引向水泥深处，下面淤泥厚达尺许，纵时又用力过猛，一下陷进里面，左脚刚刚拔起，右脚一用力，又陷了进去，急切间休想挣脱。小孩见他陷住，哈哈大笑，倒立坑边，先用手中双竹点了几下，一见隔远，不能刺中，又挑起地上烂泥杂草，照准卢堃满身乱甩，也不下去。卢堃恨不能把小孩生吃下肚才能解恨，无奈有力无处使，干生气着急，一面还得挥刀防御，无法进攻。

相持了一会，两健仆看出情形不妙，意欲回马相助打那小孩。李锦章因前晚也是一个小孩闹得神出鬼没，卢堃尚难取胜，何况别人？连忙喝住，吩咐快往前赶，与玉麟等送信。主仆三人刚拐过山角，这里卢堃急怒交加，拼着多淋一点水泥，运足平生之力，猛从泥里跃起，也到了好地上面，刚准备拿镖打那小孩，忽听有人喝道：“兴儿快些停手！”小孩正持竹竿打来，闻声立时跃走。卢堃抬头一看，小孩身后 came 了一人，没见脚底怎么急跑，晃眼已到面前，看年纪约在三十左右，寒士装束，貌相清癯，两眼精光闪蕴，沿途那么多的水泥，积水深处几达二尺，并还无可绕越，这人连鞋帮都似没有湿污，知非庸流，方

要开口，来人已含笑开口道：“小徒顽劣，不察事体，多有冒犯，兄台念他年幼，恕他不知之罪吧。”

卢堃一听，来人竟认得自己，好生诧异，人家已把话说在头里，不便再与小孩计较，忙道：“我本不愿多事，是他无故追来，纠缠不舍。既有大人管束，自不能和他小孩一般见识。只是小弟与兄台素昧平生，怎知贱姓呢？”说时，微闻小孩在来人身后用手羞脸，咕哝道：“这大年岁，当面说假话，谁吃饱了闲得没事做，找烂泥鳅、癞蛤蟆耍？你不私入人家翻我师父东西，我就会寻你？”卢堃闻言，触动前夜受黑衣摩勒戏侮之事，脸刚一红，来人回脸喝道：“兴儿，再要胡说，就打嘴了！卢师父虽然光降萧斋，也不过避雨无聊，看看而已，这也值得认真么、还不给我回去！”小孩应了声，回身自去。

来人随道：“小弟凌风，就在诸位避雨的破庙后偏殿中居住，今早偶因急事出门，恰值小徒前村有事，不在庙内。我因那庙以前闹过鬼，附近居民无人敢进，愚师徒住了两年，怎么开说，他们终是胆小，地又僻静，向无人迹，萧斋素寒，也不值梁上君子一顾，以为小徒一会即要赶回，只将房门虚掩而去。谁知小徒遇见一位小友，贪玩忘归，忽然天降大雨，又多耽误了一会，路上遇见阁下一行人等似往庙内走出，回去一看，前殿遗有马粪火烬，屋外石桩阶檐窗下俱有泥印，室内也留有一人足迹，连案上书信都似有人翻过。他那小友也随后赶到，年轻喜事，以为借人地方避雨原属无妨，即便寻觅庙内有无主人，想借讨点食用之物，入内访问，均在情理之中，似此隔室窥探已觉欠通，何况擅自开门深入人家卧室？若非盗贼，未免说不下去，非将来人寻回，问个明白不可。”

“其实那位小友原是另有用意，特地要他来和阁下开这玩笑，并且还对小徒说，阁下等会武的共是三人，他在前途见过。那两位人甚忠厚，绝不会作此事，定是阁下所为无疑。小徒因归途曾见有三位戴油笠的

骑马壮士，他却说只阁下一人喜戴油笠，本认不清，他又将容貌衣着和马的颜色一齐说出。小徒年幼无知，被那位小友几句话激动，立时追了下来。那位小友本领比小徒胜强得多，但他初学‘白鹭踏波’，用双竹代走，行走不快，此来又没带得换洗衣履，嫌水泥太多，没有跟来。又隔一会，小弟回庙，方觉室内有人来过，他才笑说了经过。我知小徒顽劣，虽经常时训诫不许伤人，一则恐他情急惹事，二则他那一点微末技能，岂是高明人的对手？不问如何，终是不好。手边有事，都没顾得办，连忙赶到。我知阁下已是江湖上知名之士，这等顽童，胜之不武，如非苦苦纠缠，绝不会与他一般见识。无庸深说，我已令其回庙，少时定治以不奉师命、擅出多事之罪，请阁下上马吧。”

卢堃入庙避雨，当时忙着烘衣，不特未曾深入，连后面有无殿房，什么形相，都不知道，平白和小孩纠缠了好一会，弄得周身泥污水湿，话已说过，事情终是自己人做的，不便改口再说别的，来人气度神情均非易与，小徒如此，乃师可知，只得强忍忿恨，敷衍了两句。对方说话虽然不亢不卑，语中带刺，总算人还客气，直到作别上马，方始往回路走去。

卢堃觅路前行，先就崖旁雨后新瀑略去身上泥污，那顶油笠污秽狼藉，已无法再要，正越想前事越有气，忽又想起，路上水泥如此之多，来时至少也要经过十几处泥坑水地，深都过人，短处尚可从跃，长的地方，势非踏水而过不可，这人鞋帮上没一点泥污，那是怎么走了来的？回头一看，就这盏茶不到的工夫，人已不知去向。来路甚直，可以看出老远，一边傍着危崖削壁，最低也六七丈高，下一边又是苇坑洼地，野草高过人肩，里面水泥更深，不能通行。直似遇见神怪，晃眼无踪，好生惊讶。等跑过山角，玉麟业已得信，纵马来援。听他说完前事，暗忖这人行径奇怪，卢堃真个粗心，对方既知自己姓名，怎不探问他的来历，就此错过？见他余怒未消，劝慰了几句，一同上路。

到了浦城，没有进去，只在城外觅地打尖，悄将前事告诉良夫诸人。

都觉这师徒二人必与自己这一面有点关联。看他杀死二贼，又将人头带回，外人窥知他的机密也毫不计较。所说小友，指名唆使和卢堃开玩笑，也颇像是黑衣摩勒行径。纵非有心助己，也必与泥中人同仇敌忾。盗党平添强敌，而且一见面便伤了他两个能手，多此意外之助，自然是好。只不过此人手狠，不似泥中人稳健周密，盗党靠山正在当权，将来难保不有遗患。这一来，反倒添了心事。最好不理，早日过省，方保平安。无奈关山难越，路又阻雨，今晚能否到达白茅镇还说不定。玉麟更因卢堃连遭幼童戏侮，不问居心如何，总觉镖师面子难堪，加了愁烦，一面暗中叮嘱卢、周二人，小心谨慎，忍耐为高，有什过节，俱等交镖之后再说，千万保持镖行名誉，不可即时计较；一面给众舆夫重加犒劳，催促赶路。

打完了尖，匆匆起程。尚幸前途地势较高，又多石路，积潦甚少。只是一过浦城，便入乱山之中，山高谷深，几于步步险阻。相隔仙霞，本不算远，无如蹊径弯环，盘旋上下，行路甚是艰难。等赶到鱼鹰嘴附近一个山坡上面，短短一段路程，闹得舆马皆疲，轿夫们俱都停肩休歇。玉麟见那经行之处，四外山岭杂沓，危壁如靳，竹箐参天，森森蔽日，驿路恰走山坡上面，坡下三条岔道，右通都天王庙，丛林深处微露红墙一角，山麓人家，三五隐现，相隔约在半里以外；中间峡谷幽深，悬崖之上微有一线樵径，素少人行，料难绕越；左边一条，回环出没于山谷林野之间，看去也不甚好走。和周平一计议，说：“这三条路，除走右面，经都天王庙侧走过一条大峡谷，那是由闽入浙的官驿正路外，中路谷径狭险，舆马不能通行，只左路可到白茅镇，但须多绕十来里路。现因众人踊跃争先无什休歇，山北雨降甚少不得跋涉，多赶出一段路来，如今日头刚偏西不久，如走左路，真要卖力急赶，趁着月色也可赶到，不过到时天就入夜得多了。”玉麟一想，此地敌人

路熟，高山又多，居高临下，多远也看得见，如真发难，走哪条路也遭堵截，人马已疲，何苦还绕远路？还是装作不觉意，给他硬闯的对。仍命周平前导，与马并行，一个紧接一个，便到仄处，至多改作单行，不许调开。

往右走未半里，行经崖上，周平匹马前行，见前面谷径虽宽，形势非常险恶。右侧不远，悬崖之下，黑压压大片树林。适见庙宇人家田畴，俱藏在其内，近前反一点也看不见，只闻隐隐大吠之声。想起黑衣摩勒别时嘱咐，回顾后面与马尚还未到，如有敌人，必定隐藏林内向外偷窥。方自勒马缓行，心中踌躇，忽从左边断崖上面飞落一物，周平手疾眼快，接住一看，乃是一枚石卵，用刀尖划着：“速领原队，崖后有道，可通前路，切切无误。”刻画零乱，几难辨认。回顾崖顶甚高，不见一人。知有原故，连忙回马迎上大队。

玉麟看那石卵，字迹不整，不似大人所书。日已偏西，山径荒凉，措施稍一不慎，难免疏虞，与夫又说官道之外并无路径，只有适才坡上可以改道。恐中诱敌之计，误入埋伏。本想见怪不怪，由他自去，真要遇上就打。周平受过黑衣摩勒指点，力说：“那地方形势已甚险恶，敌人如有埋伏，用不着再改地方，此石必是自己人所为。反正打了遇敌主意，不如暂缓前行，我往崖左探道，看看到底人马能否通行，再定方向。”玉麟首肯。周平绕向崖左一看，乃是大片苇塘洼地，细视水光隐隐，除了两边苇塘，当中还弯弯曲曲夹着丈许宽一条野草，蜿蜒到了前面，被山挡住。草长甚长，与苇相混，如非定睛注视，绝难看出。上下相隔，少说也有两丈之高。暗忖这里三十年来，曾经好几次地震，陵谷变迁，官道屡经改易，莫非那是昔年故道不成？想到这里，找了一个斜坡，飞驰下去。才走了三五丈远，果然所料不差，不但两边苇塘，当中有道，而且路侧草里还有屋舍遗址，分明旧官路经了地震，山洪暴发，成为泽国，年久水涸，逐渐出现。心中大喜，忙向上面挥手示意。

玉麟也看出影迹，催众速下。走了一段，才知塘洼甚低，草与苇齐，故道不宽，地被草隐，由上望下，只似草苇连成一片，实则草深还不过膝，人马都能行走。走出数十丈，苇地渐高，人被隐住，便从上望，也难发现。这一认明官驿故道，前面即便遇阻，至多费上一点事，也不至于无路可寻。不但路近好走，免却好些登降绕越之苦，还躲过一场惊险，众人自是忻幸。周平暗忖，掷石之人，不是泥中人，也是黑衣摩勒，看他那么艺高人胆大，尚令避道而行，必有一场恶斗无疑。正悬揣间，忽听远远兵刃交触，厮杀之声由右方隔崖传来。细一端详途径，路转山回，恰走到适才探道时所经高崖背后，翻崖过去，许就是都天王庙树林前面，便和玉麟说了。

玉麟也闻得争杀之声，忙令众人小心前行，不许出声呼喝。周平随将马交从人牵行，自己据上崖顶探看。那崖还隔着一片苇塘，正想觅路绕过，猛一眼瞥见乱苇中插着四根细竹竿，颇似来路山口外所见用双竹点地那小孩手中所持之物，只多了两根，心疑小孩与乃师凌风同来，也由此处上崖。就插竹之处细一查找，果有一一条似断还续的塘埂直通崖脚，分开两傍芦苇，居然走到崖下，上面还有一条斜缺不全的磴道，足可攀登，知是地震前当地居民所遗。循径上升，未达崖顶，杀声已然清晰入耳。及至上到崖顶，掩向崖口，往下一看，那地方已离适才回马之处不远，正当都天王庙谷中。最宽之处，崖顶离地好几十丈，又有危石遮蔽，居高望下，一目了然，由下仰望，却难看见，真乃绝好观战所在。周平久走江湖，眼力最好，一见便知双方都是劲敌。

原来崖下动手的，一面人数甚多，为首一人中等身材，说话南北语音相混，站在一旁指挥手下，并未上前动手，大骂来人：“无知鼠辈！藏头藏尾，有眼无珠。太爷实是姓杨，一不避官，二不怕事。只为洗手多年，隐居纳福，改姓为柳。你既知太爷威名，如何还敢在我境内冒犯我的朋友？大爷绝不以多为胜，也不用太爷亲自动手，自会有人

拿你。”一面又喝动手诸人：“别教这三个浑蛋小子跑了！我非掀开他的盖头，瞧瞧他是个什么花狸猫野鸡蛋变的不可。”

旁立诸人，俗家僧道部有，一个一个精神抖擞，身材雄健，不似弱手。场上打的，共是三对。姓杨的这面适已有人战败，一个刚接下场，自称姓刘名伟；一个口操南音，是个矮子，手中一对短刀，钻前纵后，上下翻飞，动作身法十分轻灵；另一个便是昨日颜庄投宿以前所遇面带刀瘢的北方大汉，武功也自不弱，正与敌人苦斗，满嘴乱骂。对方三人俱是软纱蒙面，寻常短衣，一味哑斗，不似敌人喧嚷叫嚣。有时还两句口，声音颇低，话似刻薄挖苦，引逗得敌人愤怒已极。断定那为首的必是杨标无疑。先以为这三蒙面人中许有泥中人在内，继一想，泥中人以两行人的安危自任，还命合在一起上路，本领何等高强！看目前这两方人的神气，已打了好一会，敌党虽似有两个受伤，为首的尚未下场，毕竟胜负难说，如照这样，怎能保得安全出关？又觉不是。如说是破庙中主人凌风，那持竹飞翔的小孩却不在内，另两人不知是谁，还有黑衣摩勒，既嘱到此留意，可见早已料到，如何未见？

心方奇怪，忽听狂吼一声，刘伟好似中了蒙面人一下重的，翻身跌倒在地。杨标身侧一个中年道士把道袍脱下，往侧一甩，纵将出来，余党也有好几个抢出救护。蒙面人虽将刘伟打倒，却不伤他，指着来敌喝道：“你们不必惊慌！先把刘朋友扶送回去，让出地方，消消停停，再打好了。”道人喝道：“鼠辈莫狂！祖师爷多年不曾出手，今天休想放你活着回去！”随说一顺手中兵器，朝前一晃，似要分心扎去。那兵器约有三尺来长，前头像只人手，拇指小指向下微勾，食指无名指也弯曲如钩，只中指挺立；离手二尺有护手月环，手便握在其内；柄尖作三角形，精光耀眼，甚是锋利。蒙面客所用也非寻常兵刃，左手拿着二尺多长、茶杯粗细的铁拐，右手一个带着软链的铁锤，其大如拳，当中有寸许长手指粗细的一根短桩，突出向外，式样甚是奇特，一见

道人扎到，先使铁拐往旁一格，当的一响推了开去，口中喝道：“你这贼道叫什名字？快说出来，我好定你死活，否则想和姓刘的一样活着回去，就无望了。”

道人冷笑道：“瞎眼鼠辈！自己始终不敢报名，还敢请教你祖师爷的名讳！祖师爷法号，就在这兵刃上面，你连它都不认得，竟在太岁头上动土么？”随说，又是一掌扫到，蒙面人一点也不着急，左手拐往起一迎，二次挡开，笑道：“你先莫动手，等我问完再打。我不认得你，却知道这件兵器的来历根脚。”道人闻言，猛的想起一事，心中一动，停手喝道：“且容你多活片刻，看你说得可对。”蒙面人哈哈笑道：“你这件兵器原名日月仙人掌，又名恶鬼手，昔年恶道鬼手真人何冲以此成名，本是一对，尺寸也没这长。我先见你用这兵器出场，误以为是恶道何冲的徒子徒孙，继一想，何冲虽然可恶，但他收徒最严，绝不收半吊子，你连兵器尺寸都不对，便做恶道徒孙也不配。意欲手下留情，容你活两年，故此问你名姓，看该杀你不该，你怎不知好歹哩？”道人闻言，又惊又怒，大喝：“祖师爷的法讳说出来，怕吓破你的狗胆！纳命来吧！”

蒙面人喝道：“你既不敢通名，又用这样家伙，必是当年衡山回雁峰漏网之贼，今日万万容你不得！”随说，拐锤并用，施展开来。道人见他解数精奇，迥与前斗两人时不同，再听他所说的话，知道遇见对头劲敌，出时不该心存轻视，悔已不及，更不答话，也使出全身本领拼命迎御，暂时打了一个平手。

还有两蒙面人，一个使宝剑的，敌住那北方大汉；一个使铁棍的，敌住那口操南音的矮子。看去都是能手，一时难分高下。杨标见自己这面已然连伤三人，敌人还是越杀越勇，又气又急。隔了一会，北方大汉渐渐只架无还，有点手忙脚乱。知道形势不妙，无奈适才已把话说在前，不便上前相助，自食前言，招人笑骂。不上前，眼看非糟不可，